

《潜庐藏书纪事》记一个乡下人的读书序跋 《萧山戚氏宗谱》序 序跋三篇 《从丽宋楼到静嘉堂访书记》跋 编后记两篇 书里书外 唐弢书简札记三则 画庵夜谈 《幸福》杂志中的检点我的书衣 胡

书脉

2007

SHU MAI WEN HUA

第7期



古农 主编



BEIJING SHUMAI WENHUA CHUANMEI

北京书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主 办 北京书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二书房读书俱乐部

主 编 古 农

执行主编 文泉清

编 辑 清 霜 文 思

责任校对 马兆锋

本期题签 罗哲文

版式设计 王晓园

承印单位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京准印字 0707—L0028

通 联 北京市 100029 信箱 29 分箱

邮 编 100029

电 话 010-64978867

E - mail shumai2008@126.com

网络链接 <http://www.rjzz.com.cn>

目 录

2007 年第 7 期

Contents

◎ 卷首语

- 1 沧浪之水 生生不息
——致全国民刊同仁和读者/编者

◎ 书韵书香

- 3 黎维新和他的《夕阳风情》/钟叔河
7 周村有个竹风堂 /徐明祥
10 纪事文字因诚贵
——《潜庐藏书纪事》读后/董国和
14 影印与鉴藏/薛冰
16 读书三境界/汪应泽

◎ 书人书事

- 18 关于郑振铎/止庵
22 幼苗得雨老亦壮/阿滢
25 □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徐重庆
29 想到刘祝群/卢礼阳
31 一本书的诞生/清霜
36 一个乡下人的读书历程/柴福善

◎ 读书序跋

- 41 《萧山戚氏宗谱》序/来新夏
43 序跋三篇/杨之水
46 《从陌宋楼到静嘉堂访书日记》跋/自牧
48 编后记两篇/董宁文

目录

2007年第7期

Contents

◎ 书里书外

- 51 唐弢书简札记三则/高信
58 画廊夜谈/黄成勇
60 《幸福》杂志中的唐弢书话/谢其章
63 书情书色/胡洪侠
64 地摊觅珍不费银/冯传友
68 潘家园得书记/萧金鉴
70 闹不懂了/谭宗远

◎ 书边情趣

- 73 问世间“情”为何物/陈子善
76 情色书衣坊/徐雁
80 读书 在路上/戴玮
82 锈钉过后是厚胶/龚明德
85 尺牍情味三境界/于晓明
88 书林碎玉/文泉清

◎ 书人小辑·彭国梁

- 89 忽然涂鸦
92 检点我的书衣
94 胡子的书/何立伟
书影珍赏：黄裳著作/吕浩
封二：彭国梁画书
封三：罗哲文题词

沧浪之水 生生不息

——致全国民刊同仁和读者

书籍是人类传承历史精神文明、追寻千古世风民俗、研究社会发展进程、推进文化思想潮流的珍贵的文化载体。

自历史记载有书以来，每个朝代都有专门搜集、整理图书文献的机构。如周朝“藏室”；汉代“金匱石室”；唐代“秘书省”、“弘文馆”；宋代“崇文院”、“秘阁”；明代“皇史宬”；清代“四库七阁”等等各个时期的皇家藏书，历朝历代文化书院以及民间私人藏书楼等等。这些公私藏书场所，搜集和储藏大量浩如烟海、规模宏富的历代图书，显示出我国藏书文化的丰富与深邃，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士大夫阶层自古以来在读书、藏书事业上一脉传承的历史文化基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大量书话著作以及藏书文化研究文献的影响带动下，我国读书界、学术界不仅在藏书文化研究上有了极大的进展，对于推广民众读书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具有特色的读书刊物和读书、藏书群体，使全国的爱书人为之欣慰不已。其中影响重大者如南京《开卷》、北京《芳草地》、济南《日记杂志》、四川《读书人》、湖南《书人》、湖北《崇文》、内蒙古《清泉》、山东《泰山书院》以及今年在北京创刊并已经出版六期的我们的《书脉》等等，这些源自民间，自费发行的读书刊物为倡导读书、提高当前读者的读书品味起到了积极的带动和影响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我们欣逢盛事，第五届全国民刊会议将要在江西进贤梅林农耕笔庄举办，各地民刊同人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心潮澎湃。所有的民刊

同仁辛苦一年的付出，将在欢聚一堂时得到更好的交流与互动，彼时当可共话书人书事，畅读书业前景，其乐何极！为此本期《书脉》特别选辑了全国刊同仁的文章，汇成此辑，作为薄礼，敬奉此届年会共襄盛事。《书脉》虽为小刊，而自今年创刊之后，一路走来，有感动，也有许多感触，愿与读者、同人共勉。

《论语》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应该感谢《书脉》的读者、作者，虽然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但是我们的心却近在咫尺。有了《书脉》的牵系，我们虽然陌生，却可以彼此微笑；虽然刚刚起步，却能够互相激励。感谢各地读者传递给我刊真诚而温暖的回报与支持，你们的大作使《书脉》生辉，你们的关注使编者倍感荣光！你们的呵护让我们处事淡定，你们的指导使我们澄明的理想更加坚定。

许多人跟我们说，当今天地混沌，潮流变迁，近利远图，此消彼长。在这样一个模糊的时代，选择了传媒——这样一个诲人不倦的行业，我们不会因为今天刊物还在创业阶段就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们相信，与大家一起奋斗，我们的未来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动极思静，静极思动。我们愿意执您之手，走在路上，风雨无阻！

《书脉》愿意为大家点燃一根根希望的火柴，期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现在只是微微的光芒，也可以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可以看懂《书脉》全体同仁希望传递的温暖花开的盛意。

沧浪之水，生生不息。无论华灯初上时上演的是怎样一场华彩霓裳，请相信这都只是我们为你拉开的第一重大幕，我们用生命与意志为你们承诺，精彩还在后面……

文以载道，言以咏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语言是生活的魔咒，一切根源在于我。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付出，只要我们奉献，只要我们感恩，必将会一同迎来一个光风霁月、气象万千、书人云集、星光璀璨的读书时代。

编者

2007年10月15日

黎维新和他的《夕阳风情》

钟叔河



黎维新著《夕阳风情》书影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我憧憬的，
是真善美……

这是从青年诗人黎牧星诗中截取的断句，看得出他的追求和热情。时值一九四四年，他年方十九。

上世纪的四十年代，真可以说是一个诗的年代。几乎所有的报刊上每天都会发表新诗。黎牧星他们是作者，更年轻的我们则是读者，作者和读者都充满了追求和热情。

随后便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无例外都是欢迎这个变化的，以为从此可以更自由地写，更自由地读了。谁知“天下事乃有大谬不然者”，黎牧星的情况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虽

然读过他的诗），我自己对诗的追求和热情，却很快就遭遇了一盆冷水。

“开国大典”前不久，有天午休时，在报社通联科的办公室里，我正给同时“参加”的几位男女生朗诵何其芳的《预言》，刚读到：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一副南下老干部模样的科长走来听到，立刻沉下脸：“啥玩意啊，还念得这么起劲，有精神不休息，为啥不多读读《评白皮书》？”

这一盆冷水，浇得大家兴趣索然，人们立即走散。只有胆大的C转身前对我一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两个多月后，年终鉴定，科长居然在小组会上严肃地提出此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最后还给记上一条：“小资产阶级的温情”。

这便是我“思想改造”历程的开始。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参加”的人，有谁不是这样“改造”过来的呢？黎牧星也不能例外吧。

老实说，当时的我，倒是相当情愿接受改造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无委屈之感。因为这是何其芳的诗啊，又不是徐志摩、戴望舒他们的，更不是胡适、周作人的。C这时不在长沙，也为我不平，有封信来：“寄上糖纸一张，证明我也是小资产阶级，如何？”

思想改造的要求是严格的，像我和C这样，改造的成绩当然不会好。

黎牧星比我们“参加”早些，年纪也大些，改造得一定比我好，甚至好得多吧，详细的情况，我却不知道。开始我们虽然同在报社，部门却不相同，只知道他大名黎维新，小个子，面容清瘦。本来嘛，在鲁迅笔下，“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小粉红花）最末的花瓣上”，诗人总是瘦瘦的嘛。

很快他又调离了报社，从此不通闻问者垂三十年。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到出版社来做编辑，才再见到他。这时他已是社长之一（后来又成了副局长之一，论资排辈，要算提得慢的了），年过五十，倒没发福，但也完全不是鲁迅笔下的诗人形象了。

从此我和黎才真正开始同事，接着又成了邻居，而且贴隔壁，透过气窗彼此可以知道对方关灯没关。接触渐多，相知渐深，我却一直不晓得，离休以后，他又重拾搁置多年的诗笔，写出了不少首新诗，就是题为《夕阳风情》的这一册。

这些诗都是黎的用心之作，但我首先注意的却是，别的老人写诗，

都是七言四句、五言八句、沁园春、满江红，他却仍然保持了自己从前采用的形式。依我看，他是在想重新恢复自我，重新恢复四十年代的青年诗人黎牧星吧。

黎牧星“憧憬的是真善美”，《夕阳风情》憧憬的也是真善美。原来我虽然不曾见过他怎样写诗，却见过他怎样做事，怎样待人，怎样生活。做事他未必特别能干，却特别认真，决不弄虚作假。待人他不会用权术，却诚恳温和，当官时也不抖威风，人称“黎婆婆”。生活上他不精算计，却有所不为，很少“逾矩”。他当然不是真善美的完人，但至少可算是一个求真、向善、爱美的人。

有些我亲见亲闻的事，无妨在这里说说，作为佐证。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总想快一点出书，怕社长终审书稿时耽搁。本来社长终审也很少一页页看的，能够“观其大略”就不错了。有篇我写的丛书导言长达四万余言，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送请老黎终审时，便建议他别看了，最好明天上班就签字给我。他却说，“不看稿就签字，岂不是走过场，还是看看吧，你放心，反正不误你发稿就是了”。结果他硬是在灯下审读完全文，还校对原书，改正了引文中的错误。这件事很可以说明老黎求真务实的精神，我以为。

做出版官，官虽不大，但有权还是可以谋点私，威风还是可以抖一抖的，且不乏这样的例子。别人都把家属、亲信安排到社里局里来了，老黎却好像没有援过例。有的人架子十足，动辄骂人；有的人倒不骂人，还常常笑脸向人，但不小心得罪了他，小鞋准给你穿上。老黎则并无此类恶行，故人以“婆婆”称之，喜其慈眉善目也。我则尤重其对一位他保育院时期老师的照顾。这是个终身未婚无依无靠的老人，他和几个老同学一直为之问暖嘘寒，求医送药，直至营葬造坟，下乡祭扫。这些都是笃行向善的实践，看似平凡，却不是旁人容易做到的。

都说老黎是老实人，他也一贯低调，不喜张扬做作。但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注意保持自身的洁净和美好的人。孔子说，得不到最理想的朋友，就找“狂”和“狷”的吧，“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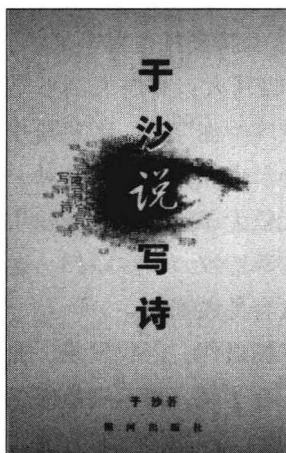
黎不会“狂”，却实实在在是个“有所不为”的狷者。八十年代初单位分鱼分橘子，他身为社长，却常将人家挑剩的作为自己的一份。集资建房的指标，他因房子不合意不要，就连可以转让给别人的指标也不要了。这就是“有所不为”啊！无所不为的人不怕丑，有所不为的人则怕丑，怕丑也就是爱美了。

真善美是很高的境界，但也是平凡的真理，随时随地都可于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见之，我所讲的这些事便是。本来黎维新也只是个普通的人，不过能够入官场而不染、历尘世而保持着对真善美的憧憬罢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就是真善美之心。老黎十九岁时憧憬真善美，如今八十二岁了仍然憧憬真善美，说他“不失其赤子之心”，“虽不中，不远矣。”

其实孟子这句话也得改一改，如今的大人先生恐怕都不会有多少赤子之心了，若“不失其赤子之心”，又如何“大”得了呢？有人改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看还差不多。诗人虽不必去将眼泪擦在最末的花瓣上，爱真善美的心却是不能没有的。

老黎多少还能“不失其赤子之心”，何况还有这《夕阳风情》，所以我说，他毕竟是诗人，是一个诗人。



《于沙说写诗》

于沙 著

这是一本谈写诗诀窍的书。55篇深入浅出的散文，涉及写诗的55个关键话题：评判与心得结合，论点和例证并行。部分内容曾由《校园与家庭》杂志、广州军区《战士文艺》杂志及《穿过诗林》（于沙著）刊载、《词刊》转载，反映强烈。

联系地址：410008 长沙市上大垅湖南省作家协会于沙。

周村有个竹风堂

徐明祥

山东有个周村，久有“天下第一村”、“旱码头”之誉，且人文荟萃，至今文风不衰。领导干部如区委副书记任传斗、人大副主任李国经、宣传部长李家玉等，带头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是为一大特点。竹风堂主人——周村区文化局局长孙方之亦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何谓“竹风堂”？“竹风堂是我的一片心灵的栖息地。我想象着有一处住房，依山傍水，竹篱环绕，绿树扶疏，风竹抚窗，花儿烂漫的开，鸟儿自由的唱；在潺潺的小溪旁，自在的种几畦菜、几垄禾，悠悠地操着桔槔，浇灌。累了，在绿竹窗里浸浸汗，喝喝茶，读读书。终究是想象，我知道，是中陶渊明的毒太深。”这是孙方之的精神世界。而现实是在钢筋水泥寓所的凉台一角（五平米）挂上请书法家写的“竹风堂”斋名和“蕉窗听雨，竹风入梦”横匾。但这种情怀毕竟是美好的，作者只得潜心在文字世界里营造，致有《竹风集》问世。据闻，他不久在生活中也有望实现这个梦想，真是令人向往。

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说：“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我想，孙犁强调“根据地”、“生活基础”是有深意的，这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必备条件。大学中文系很少培养出作家，原因或许能从这里寻找。仅仅读书多、有思想、文笔好是远远不够的。当然缺此也不行，二者应该是双翼。由此联想到，孙方之有自己的“根据地”，即他生活于斯的周村乃至淄博这片覆盖着齐文化的土地；有自己的“生活基础”，他出身农家，当过农民、士兵和教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政，在乡镇、区直多个部门任负责人。应该说，他不是农民，却有解不开的农民情结；不是书生，尽管不乏书生情怀。作为在职官员，他坦然发表

旧体诗，云：“有暇溪头闲折柳，无心夜下叩权门。”（《现职周年感赋》，见《柳荫集》）当他用文学的眼睛观察他的“根据地”和“生活基础”并长期练笔且有所感悟的时候，一个作家就慢慢地自我培养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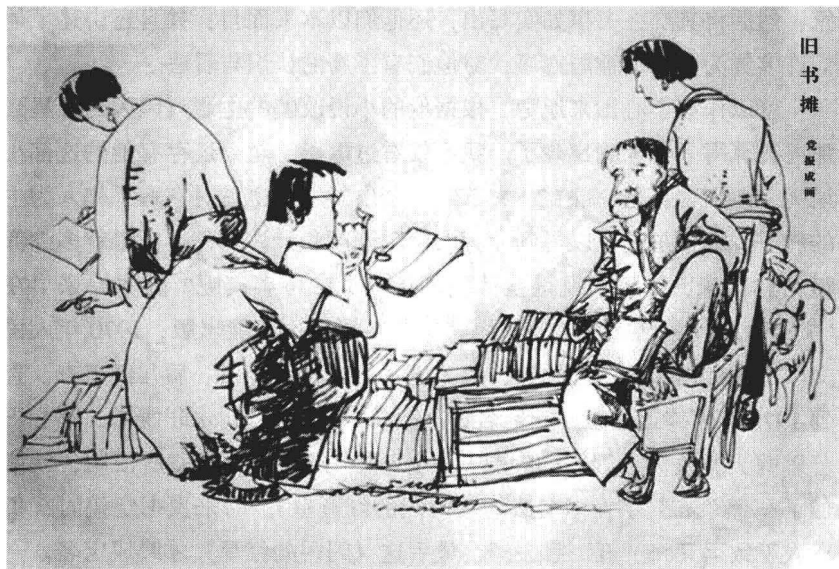
学识也是衡量作家的重要标准。很难想象，一个本身浮浅的人，尽管文字有可能花团锦簇，他又怎能告诉读者什么呢？确实有这样的作家，且时尚火爆，但还是摆脱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命运，不知道他们晚年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孙方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会读书，既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在实践中自学，人情练达即文章，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学识。《蒲学圣地西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一篇提交二〇〇三年蒲松龄研究年会的论文，也可以说是随笔，其实还是一篇货真价实的大文化散文，比当前风行的一些文化散文名篇并不逊色。方之先生用消化了的史料，辅以田野调查所得，论述了周村区西铺村毕家与十七世纪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蒲松龄的深刻关系。对外地人来说，西铺的知名度远小于蒲松龄故居——淄川区蒲家庄，但这里是蒲松龄生活、教书、读书、著述三十余年的地方，《聊斋志异》诞生于此。我是读了此文才认识到孙方之的学识的，他的确找到了研究“聊斋学”的一个独特的“点”。做学问并非易事，他自称“这是我写的最艰苦的一篇文章……在没有空调的斗室里，一个炎热的七月用酸了三条擦汗的毛巾”，一个“酸”字闻出了做学问的味道。

正是受此文的吸引，我到周村游览了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三益堂旧址（国内现存最早的《聊斋志异》版本即在此印刷）、西铺蒲松龄书馆、毕自严纪念馆等。同时也深感此地虽说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可惜在全国范围内名声较小，尽管靠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大染坊》有所扩大，但仍不够，联想起江苏周庄、安徽西递之游人如织，拥挤不堪，颇感不平。曾作打油诗一首，为之张扬：“南有周庄北周村，西递朝阳西铺阴。塾师松龄熬心血，聊斋鬼狐烁古今。”

原来知道孙方之写散文随笔，写旧体诗，主编有《周村历史人物》

《周村风物》等，还见过他撰写的《周村开埠百年纪念牌坊铭文》，今又读《孙方之中短篇小说选集》，可知他是多面手。《烂柯记》《牛黄》《梦奸》《旱魃》《狗牙》《金龟庵》等小说，故事奇异，悬念迭出，可读性强，魔幻色彩中又衬以浓烈的现实底色和地域风情；取材虽小，细致入微，并能以小见大，透视荒诞年代的社会人事，散发出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或许，作者有意无意中是在继承和发扬乡贤蒲松龄小说的特色而又以己意出之。我非小说评论家，不能条分缕析，值此“孙方之小说研讨会”召开之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扯几句闲话，聊以联语为贺，并祝愿方之先生再接再厉，不久的将来创作出长篇力作。

烂柯牛黄，飘得出古人鬼魅；
西铺聊斋，锁不住魔幻遗韵。



纪事文字因诚贵

——《潜庐藏书纪事》读后

董国和

人都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干扰，也会受到以讹传讹的伤害。比如对一本书和一位作家来说吧，就会因误读误信得出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误断误判。如何从这个误区中走出来呢，那就应多读负责任作家所写负责任的书。《潜庐藏书纪事》就是这样一本负责任的书，济南爱书人、潜庐主人徐明祥以书为缘，结识了三十多位知名的学者、作家、藏书家，然后将其交往书事如实写出，还他们以本来面目，并且还讲述了他们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与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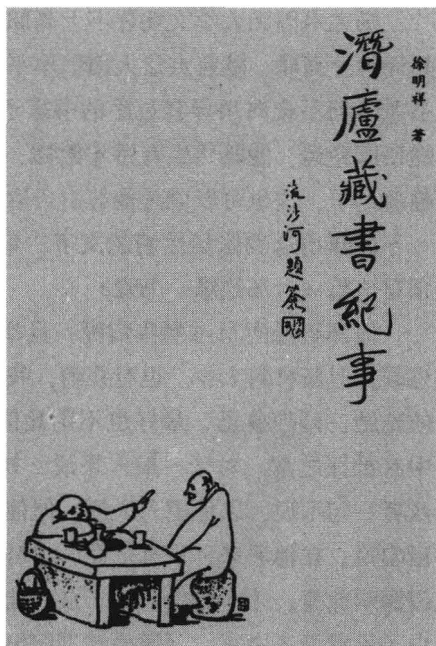
就以作家李心田来说吧，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那可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我不仅看过电影，至今还存有他的这部小说呢。但因为它是一部在“文革”时期出的书，也就对它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就是凡可以得到“四人帮”认可和默许的作品，也就多少都得粘点帮味，要不它就得挨他们的批判了。可事实呢？此书原来早在“文革”之前就已完稿了，只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出版，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谢永旺约稿，他才把幸存的文稿交出。后几经审查，直到1972年才终得出版。它原名为《战斗的童年》，谢永旺嫌俗，李心田苦思两天，改为《闪闪的红星》；谢又嫌“红星”为苏联所惯用，就增加了一个“五”字，书名成为《闪闪的红五星》。后来出书定稿时，负责人王致远又将“五”字去掉，最后这《闪闪的红星》才终成定名。一个书名就几经波折，它如不被潜庐主人娓娓道来，这些趣闻与真相我就难以得知了。幸亏它有了这个好书名，否则的话，电影中那脍炙人口的

电影主题歌恐怕就要改写了。

除此之外，读了这篇书事，还得知作家李心田非但不“左”，而且还是一位非常“珍惜自己的独立人格”的人，所以此篇的题目才为《独立人格常呼唤》，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在文章中，青年学者徐明祥还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他创作长篇思辩小说《寻梦三千年》的经过和它所要表达的深刻含义，并且还介绍了他写的《呼唤独立人格》杂文，将斋名“思之斋”简称为“思斋”等书事。思者，心田之意也，所要表达的也是他用心思考之意。对这样珍惜自己独立人格的作家，如不读潜庐主人所写书事，恐怕还定格在旧有的印象中。这不仅是对这位可敬的作家的失敬，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蒙骗，这该是多么的可怕。

读书可以释惑，诚可信也。扬之水，即赵丽雅，原名赵永辉，有多种著作行世，是北京有名的才女。既为名人，她的人生经历也就多为人们所关心，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传说和版本。就以她考大学的分数多少来说吧，有人写文章称她成绩太差未被录取，是个落榜生。对此，她在信中告知徐明祥：“大学最终没上成是真的，但我确实考取了，并且总成绩超过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五十四分，种种阴错阳差，说来话长，也不必再去重复。”对她这段伤心史，如不读这篇《染黄幽思话旧闻》，哪可知事情的本来面目？

扬之水还有脉望、宋爽等笔名，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此名。它有何喻



徐明祥著《潜庐藏书纪事》书影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意，是否如人所说，水所流动的是人们的乡愁呢？她身处浮躁喧嚣的红尘之中，心仪的是高士之风。故尔对无大学文凭就不能评得高职称，只能拿一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她也是以平常心待之。须知，她的著作水准，那是连一些大专家大学者都怕是难以写得出的。干活的不拿钱，拿钱的不干活，对此人们多为她鸣不平。她却安之若素，毫不在乎，只是读她喜欢的书，写她想写的文章，如今这样的才女又有几人？

扬之水因无大学文凭评不上高职，让人扼腕；龚明德有大学文凭还是评不上高职，就有点让人愤愤不平了。但话又说回来，就他那只知读书做学问不会向领导套近乎的书呆子脾气，当然也就只能获此回报了。性格即命运，他既然生有恃才傲物、洁身自好的性格，也就别怪领导将他疏远了，这也可以说是他咎由自取呢。这在他给潜庐主人的信中，无一不流露出这种张扬性情的文字，难怪徐明祥以他书信作为文章主线，来写这篇《六场缘一书蠹》了。

他都给潜庐写过哪些信呢？且举一例：“《潜庐书话》一集，写得也顺，但新材料太少。也有几篇，我以为可以回避，如‘最光辉’之类的论题，即使鲁迅，最好也不用此顶尖称呼。”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话中有批评之意。对于一般人来说，初次交往理应多说好话，少说坏话，或者一句不说，以免招人厌烦。但他秉性耿直，不善曲阿奉迎，只会实话实说。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良心。潜庐主人因深明此意，才将此信公之于众。让人既读出了龚君的坦诚之心，也明白了见贤思齐之意。《潜庐藏书纪事》一书能有此飞跃，即是得此之益也。

对朋友是如此坦诚，对假充斯文之人，他当然也就视之如仇了：“交一个爱书懂书的人太难了”，接着，信中就对一副局长的公子财大气粗的丑相做了一番描述，让人读之恶心。不善溜须拍马，当然也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所以他才在信中大发感叹：“单位‘头头’总看那些人‘顺眼’，才‘让’他们富起来！”他呢，自知是富不了的。贾平凹说，读书人就得受穷，他也因爱读书写书和藏书而甘愿做一个受穷的书呆

子。

正因不识时务，他评高职也就处处受阻：“‘我’‘副高’英语考试未过线。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上第一节‘副高’英文课目，我就惊讶于中国成人教育为何如此大倡‘应试教学’？我希望学几个月英文，真掌握一些知识，但老师反复强调只死记答案是哪一个就行了。”不识时务，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式，他也只能自讨苦吃了。所以徐明祥才引用刘二刚先生的打油诗，来表示他对此事的看法，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理解与尊重。诗曰：“未得到时总觉低，得到原本半纸皮。天下能士入彀中，从此草鸡变洋鸡。”虽是半纸皮，有它就可换得位子、车子和票子，难怪让人神魂颠倒了。像六场绝缘斋主这种甘愿与六场绝缘的人，天下又有多少？潜庐主人用书中少有的篇幅来写他，可见颇有深意。

《潜庐藏书纪事》叙说了作者与三十五位爱书人、学者作家结书缘的往事，因以他所见所闻以及书信为主线，再加上他用笔真诚，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句为妄语，所以可信可赏。窥一斑而知全豹，看这三篇文章，即知全书该是多么新颖与厚重。他的写法虽是有点不拘章法，但这种有心自创的章法却又让人耳目一新。白石老人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种敢为尝试的章法也是他胸有成竹的体现，当然也就是他几种书中最好的一本。千好万好，最好之处就是文字写得真诚实在。真诚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为文的根本，这也是徐明祥为人、为文的根本所在，难怪有这么多爱书人愿与他结缘为友呢。

因此书文中多以诗做结，故也效颦写四句顺口溜，以做收笔：

文字因诚贵，书缘品在纯。

今幸读潜庐，何时识此君？